



□ 刘培国

就业之前，张鹏就受教于众多鲁派内画大师：李克昌、文向君、吴建柱、陈东舜、父亲张广忠、母亲孙凤琴、叔叔张广庆。画完一件作品，拿着找大师们看看，都给点拨点拨。当时张鹏受父亲影响，画山水多。大师们不忙了，也好四下转转，就到张鹏桌子前看看、说说。画腻了一个画面，喜欢画点啥，他会找大师们再给画个样子，回来再比着临摹。李克昌、文向君、吴建柱等画在小画册上的范画，还都保留着。

搜尽奇峰打草稿
自有神韵在笔下

张鹏的内画题材也由山水兼画人物、动物、花鸟，受李克昌《洛阳兴殿图》《观潮图》影响，也画些界画（亭台楼阁）。界画对线条要求特别高，在宣纸上画，有时会借助格尺，才能横平竖直，在壶中作画只能挺住手腕，把每一根线条拉直，一根线条失败往往前功尽弃。就张鹏个人体会，界画是内画里最难的题材，比人物还要难，当然人物群像也不容易，比如《水浒》一百零八将。场面宏大的界画是最难画的。内画四大流派，就是鲁派擅长画大场面，而且画得最多。京派、冀派不画这种，后来才有所变化。像父亲、叔叔同辈、同龄的那些京派、冀派内画家，从来不画大场面的东西，王习三先生可能画过《百子图》，算是场面比较大的。鲁派大师们几乎人人都有大场面作品，如《百美图》《一百零八将》《五百罗汉》《洛阳兴殿图》《洛神赋》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鲁派内画引领潮流，树立内画艺术标杆。说全国内画看博山，绝非夸张。第一，没有人超越。环境使然。张鹏父辈那一代，依托博山美术琉璃厂，从业人员多，氛围也好，你争我赶，你创作一个《一百零八将》，我就创作一个《五百罗汉》，环境造就了一大批艺术高超的内画艺术家。那个年代就是以厂为家。上世纪80年代是鲁派“黄金十年”。大家都是相互帮衬，你追我赶，一人进步，他人便暗下决心，不甘落后。所谓氛围好，一是在内画艺术大师周围形成了五六十人的内画艺人团队，加上为内画配套的上下游辅助人员，这个专业团队的规模超过了上百人。二是厂里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条件，比如每年组织内画艺人两次赴外写生，搜尽奇峰打草稿，自有神韵在笔下。

延续内画薪火

文静的内画更有一番气象，她全盘承袭了父亲文向君的纸上功夫和壶中技艺，尤以金鱼为最，把父亲最得心应手的金鱼题材发挥到出神入化的程度。

从小学开始，文静受父亲的引领，在工笔花卉、葡萄等题材上的涂抹已经有模有样，后来又倾倒在父亲仕女、观音绘画中线条的精准。经过数年苦恋，终于练就了寓柔婉于刚劲之中的线条童子功。之后又喜欢上了父亲的金鱼，父亲没有让文静信马由缰，而是继续磨炼她童子、仕女、人物的精确表达，直到有一天，父亲看到文静的笔触逐渐减少了圆滑，多了几分生涩的时候，说，你可以专心画你的金鱼了！这个时间节点正是1997年，宣示着她内画题材、风格的基本形成。

后来，李梓源成立了艺术中心，张广庆成立了内画院，文向君受博山区政府邀约从淄川回到博山，结婚不久的张鹏、文静夫妇随之返回博山，进入新组建的博山陶琉艺术研究院。

其后，张鹏、文静经历了一次短暂的“逃离”——从内画艺术的情境里逃离出来，经营了十年的快餐饭店，经营“双眼皮饺子”（博山水饺）。这次“逃离”是内画市场低迷的逼迫，是生存的尴尬，讽刺意味强烈的是煮水饺果然比画内画挣钱，三个月竟然可以全部收回投资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盈利。这种痛快愈甚，内心的痛楚越深，说到底，张鹏、文静是为中国内画而生、为鲁派内画而生的。这种“逃离”也就注定以最终回归为唯一目的和路径。

有了钱和资本，却不是为了消遣，而是为了延续内画的薪火。果然，中国鲁派内画保护单位落在了张广忠先生身上。张广忠对儿子张鹏说，成了保护单位，内画不再是我的事，也不再是张家的事、博山的事，而是国家的事，没有退路了，就得传承下去，是时候回来了。夫妻俩双双回归。成了保护单位，得有个展馆，就有了“内画张艺术馆”。2016年7月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日用玻璃协会授予中国玻璃（琉璃）艺术大师、中国内画艺术大师张广忠“中国琉璃内画张”荣誉称号。继而，张鹏申报“套料内画鼻烟壶”、文静申报“内画项珠”“多彩琉璃内画瓶”为市级非遗保护项目，作为国家级、省级非遗的衍生保护项目。

走近“中国琉璃内画张”

(下)



文向君内画作品



文静内画作品

心无旁骛 潜心创作

“黄金十年”虽然已成过去，但艺术创作的繁荣气息在张鹏的内心始终没有散去，心无旁骛、潜心创作早已成为他的生命模式。夜深人静之际，是他灵感频发的美妙时刻，一擦一皴，无不带着灵性。《江山揽胜》《春江泛舟》《十八罗汉》《秋山飞瀑系列》，都是内画艺术成熟的标志性作品。《秋山飞瀑系列》部分借助了写生所得，满山红叶，层林尽染，高山流水，激发出丰沛的创作灵感，结合早期临摹古人山水的古意印象，形成了感受不一、情景各异、个性表达的六七个系列作品，积攒了半生的胸臆喷薄而出，传统摹写的古意与当下写生的鲜活融为一体，一吐为快！

《秋山飞瀑系列》的创作在内画载体上也有了相当大的突破，在李克昌先生、文向君先生当年突破“壶”概念的基础上，每一件作品都是根据画面要求定向制作多彩琉璃瓶，在瓶壁上铺陈足以呼应画面的色块，形态恣意而精准，寻求秋山特定的丰富色彩和山叠瀑构图范式的最佳呈现方式，在丰富的层次叠加之

中，达到形式感与思想性的高度契合，赋予作品以强烈的冲击力、现代感，这是传统山水题材内画所达不到的境界，为中国内画开辟出一片崭新的领地，从而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标识。

进入内画艺术成熟期的文静，时常回忆起父亲带着她出差各地，参观各级各类博物馆、花鸟鱼虫市场的情景。她开始不断买鱼，不断养鱼，各个品种都买，然后观察。如今，她若出差，必去看人家那里各种鱼类的品种，现场观察个够，再用相机拍下来，带回回来研究，对金鱼的品种、特性非常了解。除了家承、实物观察，文静还大量摹写历代名人金鱼题材的绘画经典，包括钱慧安、吴作人、叶秀炯、刘室龄、汪亚尘，从中吸取自己能够领会、驾驭的风格和技法，又把大写意、小写意、工笔尝试一遍。

文静觉得，工笔已开始限制自己思想的表现，放不开手。她在积蓄力量，寻找灵感，慢慢从父亲的小写意金鱼中走出来，逐渐形成自己半工半写的特色，最终找到自己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。文静的鱼，已经有了“抓人”的魔力，任何一条鱼，只要与某位观众照面，都会径直游进观者的内心。宜兴有位著名策展人，带着朱泥紫砂壶大师营林法来博山考察，偶尔见到文静纸上画的金鱼，立刻邀请她去宜兴，把金鱼线刻在紫砂壶上，效果出奇地好，是一个开创，多次发来邀请继续合作。2017年，著名书法家曹子玉先生陪同苏州某位收藏家一行参观艺术馆，一眼相中了一件《金玉满堂》内画壶，一口价纳入怀中。

除了琉璃这个传统载体以外，天然水晶、玛瑙也被张鹏、文静在内画方面大量使用。天然水晶可以根据水晶纹理，钛晶、黄晶、绿幽灵、白幽灵等宝石级晶体，专门设计绘制与之相呼应、能对话的画面，材料的稀缺、价值的昂贵，让独领风骚的中国鲁派内画得到了更炫目的依托，相得益彰。

心中有使命
笔下有乾坤

内画家的画风非常清晰，是谁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张广忠的人物，以罗汉为主，最出名的是《五百罗汉》《降龙

伏虎》，还有《八大名医》《水浒故事》《三国故事》。《五百罗汉》至今还是孤品，一只瓶子里头画上五百个罗汉，一般人很难驾驭。巧妙的构思、微妙的表达，自成一格，别人模仿不来。张广忠的山水小写意也很难模仿，有独特的隽永和韵味，是毕生揣摩所得，不是仅靠技巧所能抵达的境界。张广忠那一辈的内画大师，都有非常过硬的纸上功夫做支撑。张广忠的山水、张广庆的动物花鸟，都是纸上妙品。张广忠绘画的源头活水则是持续不断地写生，背后又是古画临摹的深厚功底。临摹古人成为张广忠国画技艺娴熟的不二法门。夜灯下，铺开纸临摹古画的父亲影像早已深深烙印在幼年张鹏的内心深处。

小时候，父母引导张鹏大量临摹小人书、连环画。大一点，他就比着画册临摹，形成了对线条、构图、色彩的基本概念。及至开始画内画，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下工具而已，对内画工具的掌握就是“熟能生巧”四个字，而画里高下就看外画功夫也就是纸上功底了。外画功底深厚了，内画自然而然神采斐然。张鹏几乎付出了近四十年的时间用于临摹，访古问今，四十岁以后，进入创作鼎盛期，艺术风格渐趋成熟和定型。腹无诗书，囊中乏物，笔下能有乾坤？

作为对张鹏内画艺术的肯定，十年来，行业内的国家级奖项，如轻工联合会展览金奖、“百花奖”“金凤奖”等频频青睐张鹏，他也跻身中国玻璃（琉璃）艺术大师、中国内画艺术大师之列。作为为数不多的内画界大师伉俪，文静也荣膺中国内画艺术大师、山东工艺美术大师、山东省齐鲁首席技师称号。

说到鲁派内画的前景，话题并不轻松。虽然政府在强力扶持，力度不断加大，但让更多从业人员加入仍很困难。凭这门技艺挣饭吃，小孩一就业干内画，挺难。还得想办法让青年人热爱这个工作，喜欢内画，最终能够看到经济效益才行。这几乎是所有工艺品行业的整体性状况，也是为什么要进行非遗保护，保护就是支持它不能断绝。当然，政府推动是一方面，个人努力才是根本动力。张广忠说，现在人都浮，浮躁，上手就想见到效益，能行？